經學理窟/義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氣質

經學理窟
義理

學大原上

學未至而好語變者，必知終有患。蓋變不可輕議，若驟然語變，則知操術已不正。

吾徒飽食終日，不圖義理，則大非也，工商之輩，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。

知之而不信而行之，愈於不知矣，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。

人到向道後，俄頃不捨，豈暇安寢？然君子向晦入燕處，君子隨物而止，故入燕處。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，但以其物之皆息，吾兀然而坐，無以為接，無以為功業，須亦入息。

此學以為絕耶？何因復有此議論，以為興耶？然而學者不博。孟子曰：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。孔子曰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」今欲功及天下，故必多栽培學〔者〕，則道可傳矣。

人不知學，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，以理觀之，其用智乃癡耳。碁酒書畫，其術固均無益也，坐寢息，其術同，差近有益也，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。然大義大節須要知，若細微亦〔不〕必知也。

凡人為上則易，為下則難。然不能為下，亦未能使下，不盡其情偽也。大抵使人常在其前，己嘗為之則能使人。

凡事蔽蓋不見底，只是不求益。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，所至不得見底，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
人雖有功，不及於學，心亦不宜忘。心苟不忘，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，莫非道也，心若忘之，則終身由之，只是俗事。

今人自強自是，樂己之同，惡己之異，便是有固、必、意、我，無由得虛。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，則教者不須言，求之書，合者即是聖言，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。

要見聖人，無如論孟為要。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，只是須涵泳。

以有限之心，止可求有限之事；欲以致博大之事，則當以博大求之，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。

尊其所聞則高明，行其所知則光大，凡未理會至實處，如空中立，終不曾踏著實地。性剛者易立，和者易達，人只有立與達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，惟大達則必立，大立則必達。

學者欲其進，須欽其事，欽其事則有立！有立則有成；未有不欽而能立；不立則安可望有成！

人若志趣不遠，心不在焉，雖學無成。人惰於進道，無自得達，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，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，德薄者終學不成也。

聞見之善者，謂之學則可，謂之道則不可。須是自求，己能尋見義理，則自有旨趣，自得之則居之安矣。

合內外，平物我，自見道之大端。

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，己身則死，此則常在。

耳目役於外，攬外事者，其實是自惰，不肯自治，只言短長，不能反躬者也。

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，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，當識其要，總其大體，一言而乃盡爾。

釋氏之學，言以心役物，使物不役心；周孔之道，豈是物能役心？虛室生白。

今之(性)〔人〕滅天理而窮人欲，今復反歸其天理。古之學者便立天理，孔孟而後，其心不傳，如荀揚皆不能知。

義理之學，亦須深沈方有造，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。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，只欲說得便似聖人，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。

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，今日復有知者。若此道天不欲明，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，既使人知之，似有復明之理。志於道者，能自出義理，則是成器。

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」曰能者，是今日不能而能之，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，則狂者矣，終身而莫能得也。

學貴心悟，守舊無功。

知德斯知言，己嘗自知其德，然後能識言也。人雖言之，己未嘗知其德，豈識其言！須是己知是德，然後能識是言，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。

三代時人，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，學者易為力，今須自作。

為學大益，在自(能)〔求〕變化氣質，不爾〔皆為人之弊〕，卒無所發明，不得見聖人之奧。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，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裡。

大中，天地之道也；得大中，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。

仁不得義則不行，不得禮則不立，不得智則不知，不得信則不能守，此致一之道也。

大率玩心未熟，可求之平易，勿迂也。若始求太深，恐自茲愈遠。

學不能推究事理，只是心粗。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，猶是心粗。

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。

學者言不能識得盡，多相違戾，是為無天德，今顰眉以思，已失其心也。蓋心本至神，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。

能亂吾所守脫文。

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，此不然。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，無兩箇是。

且滋養其明，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。又不可徒養，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，若要成德，須是速行之。

當自立說以明性，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。若孟子言「不成章不達」及「〔所性〕」「四體不言而喻」，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，此是心解也。

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，蓋書以維持此心，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，讀書則此心常在，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。書須成誦精思，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，不記則思不起，但通貫得大原後，書亦易記。所以觀書者，釋己之疑，明己之未達，每見每知所益，則學進矣，於不疑處有疑，方是進矣。

學者潛心略有所得，即且志之紙筆，以其易忘，失其良心。若所得是，充大之以養其心，立數千題，旋註釋，常改之，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。始作文字，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。

常人教小童，亦可取益。絆己不出入，一益也；授人數次，己亦了此文義，二益也；對之必正衣冠，尊瞻視，三益也；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之憂，則不敢惰，四益也。

有急求義理復不得，於閒暇有時得。蓋意樂則易見，急而不樂則失之矣。蓋所以求義理，

莫非天地、禮樂、鬼神至大之事，心不弘則無由得見。

語道不簡易，蓋心未簡易，須實有是德，則言自歸約。蓋趣向自是居簡，久則至於簡也。

聞之知之，得之有之。

孔子適周，誠有訪樂於萇弘，問禮於老聃。老聃未必是今老子，覲老子薄禮，恐非其人，然不害為兩老子，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。

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，然皆亂世之事，不可以證先王之法。

觀書且勿觀史，學理會急處，亦無暇觀也。然觀史又勝於游，山水林石之趣，始似可愛，終無益，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。

心解則求義自明，不必字字相校。譬之目明者，萬物紛錯於前，不足為害，若目昏者，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。

觀書且不宜急迫了，意思則都不見，須是大體上求之。言則指也，指則所視者遠矣。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，是小兒視指之類也。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，而不能求物以視焉，只視於手，及無物則加怒耳。

博大之心未明，觀書見一言大，一言小，不從博大中來，皆未識盡。既聞中道，不易處且休，會歸諸經義。己未能盡天下之理，如何盡天下之言！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，所以處得心煩，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。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，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。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，故雖有不識字者，何害為善！易曰「一致而百慮」，既得一致之理，雖不百慮亦何妨！既得此心，復因狂亂而失之，譬諸亡羊者，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，其亡羊則一也，可不鑒！

人之迷經者，蓋己所守未明，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。己守既定，雖孔孟之言有紛錯，亦須不思而改之，復鋤去其繁，使詞簡而意備。

經籍亦須記得，雖有舜禹之智，(吟)〔吟〕而不言，不如聾盲之指麾。故記得便說得，說得便行得，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。

某觀中庸義二十年，每觀每有義，已長得一格。六經循環，年欲一觀。觀書以靜為心，但只是物，不入心，然人豈能長靜，須以制其亂。

發源端本處既不誤，則義可以自求。

學者信書，且須信論語孟子。詩書無舛雜。(理)〔禮〕雖雜出諸儒，亦若無害義處，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，無可疑者。禮記則是諸儒雜記，至如禮文不可不信，己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。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，記有疑議亦且闕之，就有道而正焉。

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，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，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。又學史不為為人，對人恥有所不知，意只在相勝。醫書雖聖人存此，亦不須大段學，不會亦不甚害事，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，延得頃刻之生，決無長生之理，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。如文集文選之類，看得數篇無所取，便可放下，如道藏釋典，不看亦無害。既如此則無可得看，唯是有義理也。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，能使晝夜不息，理會得六七年，則自無可得看。若義理則盡無窮，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。

語道斷自仲尼，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，雖文字不能傳，然義理不滅，則須有此言語，不到得絕。

由學者至顏子一節，由顏子至仲尼一節，是至難進也。二節猶二關，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。孔子謂學詩學禮，以言以立，不止謂學者，聖人既到後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。不學詩直是無可道，除是穿鑿任己知。詩、禮、易、春秋、書，六經直是少一不得。

大凡說義理，命字為難，看形器處尚易，至要妙處本自博，以語言復小卻義理，差之毫釐，繆以千里。

從此學者，苟非將大有為，必有所甚不得已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